

刘鹏凯专栏·西北以北

人间小景

越来越远的雪

北方的雪此刻或许正在熊熊燃烧着，那大片大片跳动的白色火焰，正逐渐地裹着黄色的土梁子，湮没了邻近的村庄和远处偶传的狗吠。在白色天地间驻足，宁静的世界是多么的遥不可及。

而此刻，我在寒冷的想象中，把自己幻变为一片雪，扑倒在地，与天地紧紧融为一体。我渴望这样的结局，这样的结局往往会使我流连忘返。

我的记忆开始模糊，在暗夜中，我的思维没有丝毫停顿，捕捉着一些飞来飞去的往事，它们多像雪，一件一件地向我逼近，在喘息的一刹那，它们又会忽然逝去，融进暗夜里，再也不能回来。我僵尸一般躺在床上，想着有关雪和春天的一些信息，还有那正待耕耘的土地。

越来越远的雪似乎有某种暗示抑或旨意，叫我疼痛难耐，我知道，这疼痛来自我的心灵，无法治愈。

我站在一片绿色中，举手眺望着自己该去的方向。

那一年，我没有道别默默地走了。记得是一场雪后，那一场雪出其不意的大，似乎带有预谋，让我一天又一天推迟着远行的冲动，以致后来我无法找到冲动的感觉了。在积雪尚未融化之时，我终于上路了，沿着雪的踪迹一路而去。在我的身后，大片大片的雪开始飘落，至今一直没有停过。我怀念那一场惊心动魄的大雪，它们浇灌着沉默的土地，它们喂养着我们的生命。它们在我的记忆里，已经凝固成一种飘落的姿势。

我常常幻想着大雪飘落的情景，在这种意境中，我给生命做着有意义的注脚。

在远离俗世的自己的世界里，我倾听着每一个让人感动的声音，阅读着每一段美好深刻的文字，怀念着每一位值得我去怀念的朋友，写作着每一篇有关生命与死亡的文章，每每这个时候，我就想在烧红的火炉旁，静静听着窗外落雪的声音，它们是那么贴近，那么亲切，那么悦耳，又是那么震撼，我的眼前立时就出现了北方的冬天，牵引着我走向一个极致，在那里，我品味着一种温暖和一种冰冷，一种拥有和一种告别。

语言在这时显得多么苍白与朴素。守望是最好的问候，一切表达都将成为过时的诉说，只有像雪一样，静静地飘落，默默地燃烧，那白色的透明的火焰会在顷刻包容我们的期盼。

在这个白夜，我无法度过这个冬天。我已做好守望的准备，去迎接雪的来临。

夜虫仍在轻轻地浅唱，柔和的灯光打在一部史书上，古时候的女子和现代谈论着现代的话题，一些细节及其一点雪迹，都悄悄融入这个初冬的雪夜。那个女子对我黯然一笑，叹口气，转身就消失在冬季的尾端。只剩下孤冷的灯光和我，还有那部残缺的史书在风中一页一页跌落。

我在风雪中呼喊未来时光的临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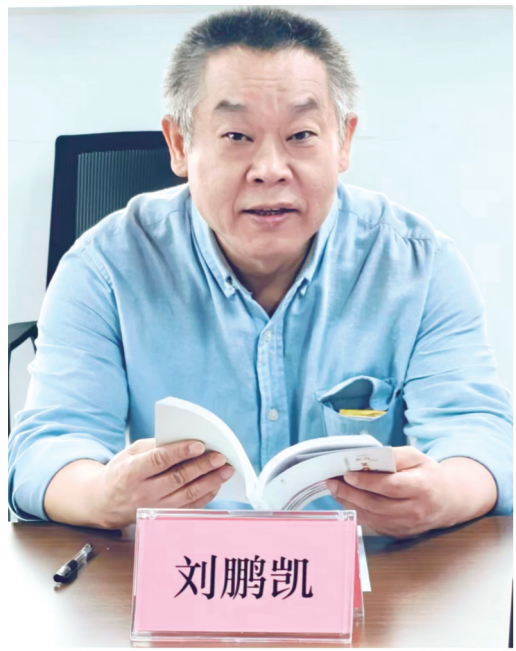
一半混沌一半洁白，我在雪的氛围中想象着眼前变幻多端的世界。那条山路蜿蜒而出，我没有来得及回头望一眼，扑面而来的雪就封锁住了山口，我在山外聆听着山里那场雪跳动的声音，热烈而激动人心。

此刻的夜静极了，落雪的声音由远及近，让我手足无措，坐卧不安。我盘算着起身的时间，想进一步地走入雪中，但最终没有，因为，我是走在边缘上的人。我唯一能够做到的，是在无雪飘落的今夜，闭目坐想整个冬天的开始与结束，和一点关于故乡的消息。

我呼吸着雪中冰凉的空气，看着这座城市五颜六色的上空，那一丝一缕的感动似乎都能触及我的内心深处，让我无法拒绝雪的造访，在一片燃烧的热情中，我昏昏欲睡，朦朦胧胧中我听到了一阵脚步声匆匆回家的声音。

其实，雪落无声。

越来越远的雪此刻越来越远，在漫漫生命旅程中，我渴望大雪纷飞的到来。



刘鹏凯

刘鹏凯，安徽人，1968年生。著有中短篇小说集《白太阳》、散文集《心灵的边缘》《左边狐狸右边葡萄》、诗集《愤怒的蝴蝶》等。作品散见于《天津文学》《安徽文学》《山西文学》《香港文艺》《青年作家》《散文选刊》《星星》《诗歌月刊》《诗刊》等文学期刊。

摸河瓷

李清

家乡在运河东岸，乡村河湖纵横，是地道的水乡，人们依水而居，靠水吃水，对河鲜向来偏爱。水里除了鱼虾，还有些不起眼的小吃食，诸如螺蛳、河蚌之类，随处可见，滋养着一方人的味蕾。

河蚌，也就是“鹬蚌相争”里的角色，生得粗笨憨实，外面裹着厚重的深褐色的壳，上面带着些不规则的斑纹。它不像鱼虾那般灵动，整日静卧在河底的淤泥或是砂石缝隙里，不仔细扒找，根本难觅其踪。论身价，它算不得名贵，可在水乡人的饭桌上，却是一味特色美食。

家乡通常把河蚌称为“河瓷”，一开始没想过是哪两个字，后来有些好奇，百思不得其解。再后来知道，河瓷的壳硬邦邦的，那颜色和粗糙的质感，和碎瓷片有几分相似，大家才给它取了这么个名字。

河瓷没有人工养殖的，想吃时要到河里去摸。春天能摸到，并且最为肥美，但数量稀少。最宜摸河瓷的时节是冬天。那时水位低，河底会露出一大片浅滩，成了水乡人寻河瓷的好地方。有人会耐着寒，挽起裤腿进到冰凉的河水里，弯着腰，用

脚在水底一寸寸地探。一旦脚碰到硬邦邦、滑溜溜的硬壳，便知是河瓷了，连忙弯腰捞上来，不多时就能摸上一小盆。只是河底高低不平，藏着碎石子，河瓷壳的边缘又锋利，不小心会划破脚掌。但对河瓷的念想，早盖过了这点疼。

在家乡，河瓷最常见的吃法是烧青菜。做法不复杂，先把河瓷处理干净，用刀背轻轻一敲，硬壳便裂开了缝，小心取出里面的肉，撕掉外层薄薄的黑膜，在清水里冲洗干净，尤其是要把泥沙去净了。青菜选本地的“矮脚青”，洗净后切成段。锅里放油烧热下姜片爆香，香味飘出来时，把河瓷肉倒进去快速翻炒，看着肉色由浅变深，再添上适量清水煮开。水沸后放入青菜，转小火慢炖几分钟，再放少许盐和生抽提鲜就可以了。不过，煮的时候要盯着火候，煮太久了肉会发老，青菜也不能烂了，得留着那份脆嫩。

烧好的河瓷肉，吃起来紧实有嚼劲，带着河水独有的淡鲜。青菜的清甜渗进汤汁里，融着河瓷的鲜，鲜而不腻，越嚼越有味儿。河瓷肉的蛋白质和钙含量很高，



三月的花朵
周文静 摄

信笔扬尘

阿妈不在家

石泽丰

天刚擦黑，大门的两个门环被一把挂锁锁在了一起，两扇木门之间有一道缝，双手推门，伸长脖子趴在门缝处朝里一望，能看到堂屋里的饭桌、长条凳和挂在墙上的麦草帽等。阿妈不在家，人去了哪里？

正值麦子收割的季节，我想，阿妈或许是在麦地里收割麦子。麦地就在村子的西南，站在建兵家的门口，一眼就能看到。我把书包放在大门边，一溜烟地从小生叔家门前跑过，拐过洪海家的屋角，一口气跑到了建兵家门口。站在他家门前，我声嘶力竭地喊：“阿妈——阿妈——耶——”阿妈正挑着一担麦捆，应声道：“欸，我在这儿，马上就回去。”我走了过去，接过阿妈手上的镰刀，疾步走在她的前面，仿佛是给她带路。我们一前一后，身披暮色，奔着家的方向而去。走到家门口，我熟练地将身体侧向门缝，将右手伸进门缝里，胳膊朝左一拐，手就摸到了左边门背后的一根洋钉，钥匙就挂在那根洋钉上。我们那一带，这是许多人家锁门惯用的方法。那时的锁只有两把钥匙，不设在农村，就连在集镇上也没有一个配钥匙的。为方便全家开门，他们就采取如此之策，方便、管用。

那时锁门不是为了防盗，而是向别人示意：人不在家。人去哪里了？不光小孩找大人，大人也找小孩。他们扯着嗓子喊小孩的乳名，有的还骂骂咧咧地责怪小孩野得不归家。那声音，几十年了，总在耳畔。我们在外面经历风风雨雨，走着走着，不知什么时候把乳名丢丢了。

我记事时，阿爸就经常在外打工，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几乎都是阿妈一个人打理。比我大四岁的姐姐放学回来，总是把书包放在饭桌上，转身就去帮阿妈做家务。我没有姐姐那么懂事，平素只知道贪玩。一个冬日黄昏，我和大毛、海兵等几个同伴在屋后的草堆边玩游戏时，不小心将家里唯一一把钥匙弄丢了，阿妈气得

拿起门口的扫帚就往我屁股上抽，见状，我掉头就跑，边跑边不时扭着头看看阿妈有没有追上。待看到她的身影时，我才在臥屋的门前歇脚，一个人坐在屋檐下，望了好长时间的星空。渐渐地，姐姐呼喊我的声音清晰地传来，她许是找我找了许多。发现我坐在那儿时，她一把拉着我的手，拖我回家。她说阿妈非常生气，我锁上门不应该把钥匙带走，害得家中损失一把锁，又得花上五块钱去买一把新的。那时的五块钱不得了，我上小学时，一学期的学费才五块钱，一百斤稻谷才二十块钱，一斤猪肉一块二毛。因为家庭困难，总要隔上一两个月左右，阿妈才舍得买一回猪肉烧给我和姐姐吃，每次买回来的猪肉也就一斤左右，算是给我和姐姐打打牙祭。

姐姐把我拉回家之后，我蜷缩在床上，用一条旧棉被盖住全身，在瑟瑟发抖中不知不觉地睡着了。半夜醒来后，发现阿妈拽着被子往我身上拉，还用手按了按我肩头的被角。从那以后，我特别害怕把随身带着的钥匙弄丢，以至现在我都不敢随便把钥匙带在身上。做过好几次丢钥匙的梦，我每次急得大哭。睡在一旁的阿妈还以为我是受到什么惊吓，她拍着我的后背，不停地说：“丰娃，莫怕莫怕，阿妈就在你身边。”我被阿妈拍醒之后，也没有同她说出我梦到了什么，只是翻过身，假装继续睡觉。可阿妈依旧坐在床上，为我们纳着千层底，这是阿妈白天没有时间做的事。

十年前，七十岁的阿妈像一盏昏黄的油灯，微弱的火苗忽闪忽闪的。即使明知自己很快就要熬干了，她还没有放弃屋后土丘上的几块荒地，或种花生，或种山芋。只要有空，她就去地里锄草，尽量利用一分一秒的日光干农活。阿爸离世之后，她一人执意生活在乡下，白天常常将大门锁上，侍弄着她的庄稼地。

“钥匙还是挂在了大门背后。”看到从异乡归来的我，隔壁的二婶特别高兴，忙

小时候大人总说吃了能长个子，强筋骨。这道家常小菜虽不登大雅之堂，却能抚慰缺少油水的肠胃，熨帖着农家朴素的日子。古人的诗文中提到河蚌的不多，可也有文人惦记着这口乡野滋味。清代的李渔就在《闲情偶寄》里写到过，说它“味甘而淡，性凉而清”，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它的特点。美食家汪曾祺先生也在文章里提到，说它是水乡“最本真的滋味”，不张扬，不刻意，却让人吃了难忘，就像水乡人的性子，温润醇厚。

家乡对河瓷还有个亲切的叫法，叫“歪子”，虽略有些不雅，却透着一股乡土味。因为它取这个名字，大概是因为它的壳长得不够正，歪歪扭扭的吧，家乡虽属沿海省份，但离海还有两三百里，平时见不着蛤蜊、扇贝那些海味，偶尔见到那些比河瓷小的贝类，会叫作“小歪子”。以前冬天天冷，流行一种用贝壳包装的润肤蛤蜊油，家乡人称为“歪子油”。这份带着乡土气息的称呼，是属于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如今我在外地生活，经常可以吃到各种海鲜贝类，味道鲜美，可我还是时常会想起家乡的河瓷，想起冬日河水里那些弯腰摸河瓷的身影，想起母亲做过的飘香清鲜的河瓷烧青菜。那些价格不菲的海鲜纵然再鲜，也少了几分家乡独有的烟火气，少了那些藏在滋味里的旧日时光，河水的寒凉，收获的欢喜，还有一家人围坐桌边共享一碗家常味的温暖。

莫失莫忘

吴阿

雪下在东南西北，天地四方，过去未来。一见到雪，阿立就落入那个回忆的夜晚。

悬在“道阻且长，全力以赴”标语下的时钟指针将要逼近数字“8”，阿立又一次收回视线，摆正晃动的身体，指尖圆珠笔转个不停，尽管还在卷子上搓着两个方程式，但他的心已经躁动起来。

晚自习的气氛迥异于常。课间就有小道消息流传：因连日暴雪，本该推迟一周半的寒假也许会提前开始。传话者言之凿凿：就在明日。然而直到晚自习过半，确切的通知仍未下达。刚才，班主任忽然行色匆匆离开教室，这条“薛定谔的猫”般惹人遐想的传闻陡然平添了几分确真感。

教室内一些同学已开始交头接耳，无数道窸窣窣窣的附耳之声汇聚起来，几如蜂鸣，继而演变成难以抑制的喧闹，在自习课间铃骤响的瞬间达到顶峰，却又诡异异地陷入寂静。两个向来好事的学生按捺不住，竟直接攀桌子、翻窗户跃到走廊上，离开教室。

恰在此时，教室门前豁然洞开，全班气息，目光齐刷刷盯着后门，可并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唯有走廊内浮动的、裹挟着冰晶的夜风灌入。数秒过去，远处另一栋教学楼里隐约传来了阵阵欢呼，那个众人期盼的身影终于出现，身后莺莺燕燕跟着刚才翻窗出去的两个男生。班主任正式宣布了寒假提前的消息。

然而当此事真正落实，大家心境反倒复杂起来。班主任神情庄正严肃，再三强调即将到来的高考，气氛压抑沉重，全然没有假期将至的轻松，众人战战兢兢地上完最后一节晚自习，收拾物品各自返家。

离开教室时，阿立被舟筱筱喊住。这个留着齐肩短发、阿立仍不时想起的女孩，递过来一本装帧极精美的小册子。封面通体印着繁复缠绕的绿叶，另有一层银色光泽的金属镀膜，仿佛热烈、幽秘的热带雨林。

“大作家，我的生日本交给你啦，给你一整个寒假的时间去发挥，可别敷衍我。”舟筱筱笑语盈盈，弯眉如月。

生日本？他早就不写这个了，阿立收起对于高考的焦虑，看着手中的本子，正思忖如何回复。一阵巨大的震颤猛然袭来，伴随着一股直击灵魂的眩晕感，循声望去，教学楼前，那棵见证了无数学子齐聚的百年大松树，竟也似乎不堪这连日暴雪的重负，从根处轰然倒塌。松树如此，人何以堪。阿立呆滞当场。

松树倒塌，大雪如山之前，毕业班开始流行一种名为“生日本”的纪念物，因兼具庆祝与告别的两份功能而备受追捧。望着那些朴素又真诚的祝福与鼓励，阿立油然而生一股劲头，命运自云端垂下天启，一潮又一潮巨大的热情和难以言喻的奇妙幸福感紧紧攥住他的心。

他开始在本子上以同学们为原型搭建起幻想宇宙，一开始仅仅是简单模仿网络小说，奇缘妙旅，爱恨纠葛，功成名就。每有一本就写一章，再来一本就多加几个角色，角色越来越多，本子越传越乱，他事先没有任何计划，人物角色关系渐成一团乱麻，索性放笔天涯，设定无限宇宙，让人物在各个世界来回客串。有时他是负剑浪子程洒江湖，又摇身一变为银河系舰队首席工程师，或是平凡都市里遭遇超自然事件的普通学生。

这些故事，爽则爽矣，文笔粗糙，逻辑混淆，不甚上心，仅仅只是满足一时的想象冲动。没想到却在班里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以为笑谈，有些人强烈吹捧，有些人表达不满。

后来阿立开始细心观察每一位故事里的角色、现实里的同窗，这才忽然意识到，他们并不像原来想象的可以轻易界定，少年少女的喜悦哀乐，就像是一秒自转二十次的行星那样昼夜不停，流变不歇。于是他给故事里的人物加上丰富的心理描写，开始讲述那些内心的纠结，试图探索他们心灵隐秘的角落，但更多的时候，阿立的笔力只到达虚构的人物，当然不能反映真实的生活，可那引起更多争议，大量充斥在文本间隐射现实的无端揣测和失真的人物描写耗损了幻想世界的魅力，甚至伤害了同学情谊。

从那以后，阿立开始明白虚构身上肩负的现实意义。他写了最后一个故事，以自己为原型，背景设在未来都市，人物为了寻觅一种从不枯萎的永恒盛放之花，踏上了一段轻松欢乐的公路冒险。后来听闻同学们评价那个故事具有让人在前半段昏昏欲睡，中间治愈心灵，结尾放声哭泣的魔力。总而言之，此后阿立选择封笔，好像在在这段难忘的旧时光里，他已完成执笔书写的全部意义。

冰雪消融，春意初显时，舟筱筱收到了阿立还回的生日本，寄语只有八个字：莫失莫忘，仙寿恒昌。

阿立因此招来一个大大的白眼。“这是什么意思啊，大作家！”这回是咬着牙喊的。

“《红楼梦》喽！”阿立笑得很开心。无论多少年后，每当涤净世间一切物、事、人的雪花飘落之际，阿立脸上就会浮现出这个源自青春记忆的笑容。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他曾在虚构的宇宙里创造过千百种人生，而现实的聚散，终究要他们自己去经历。有时他也会想，那些写在纸上虚幻缥缈却又精彩绝伦的人生，如今四散天涯的同学们是不是已经一一将其实现了呢？

